

那些清凉的时光

◎ 梁飞翔

1
青山青水青木川,有一个传奇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代枭雄魏辅堂。

魏辅堂的生命,于1952年在他自己创办的辅仁中学操场上,随着枪声和那颗子弹走远,迟到的平反昭雪换不回逝去的魏辅堂。如今,他的辅仁中学还在,魏氏庄园还在,魏家宅院也还在。他的六个夫人也随着时光远去了,但他们的爱情故事还在,他们留下的子嗣还在,魏氏的根基与血脉也还在。

魏树武,是魏辅堂的长子,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在自己的屋檐下,默默地守望看父辈的老宅庄园,眼巴巴地盯着那些从庄园进出的游客。他的案前,只有青木川的那《一代枭雄》。每当有游客购买,他总是虔诚地给游客留下魏氏手迹,然后恭敬呈上,每本只收三十元。

和魏树武的交流中,得知魏氏家训“崇文尚武,兴商辅仁”。从这一家训中我陡然明白为何魏辅堂文化不高,却成为一代枭雄的原因。他二十多岁就当上了保安团长,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创建了辅仁中学,让偏僻的青木川在那贫弱的时代商业兴盛,文化繁荣。在当今,魏氏的雄风虽已不在,但在魏树武的身上,我们还是能看到魏氏家训的遗风。正因为有了魏辅堂,当地注重文化发展,假文修武,道德教化,所以时至今日,还可遇见八十几的老人讲英语,他们就是当年就读辅仁中学的那些学生。

青山青水青木川,以水为伴,这水,以《诗经》为源头。这水,让时光欢快流

淌,也让我把魏辅堂的故事连同青木川的《一代枭雄》带向远方,再写成故事流传。留在这青山青水青木川的,是我们的足迹和笑靥,是美好的岁月和温情的时光,还有那些牛肉与豆豉的鲜香……

2
酷暑三伏天,伴着熊猫的足迹,去了摩天岭,一枝箭竹成就了我走过数千步阶梯的行程。1760米的海拔高度,山高,水长,流激,险难,情悠,意远。数千步台阶在森林流水中绵延,一场爽到透心的雨,将逶迤的路化为脉动与心跳的坚毅和柔软……

3
路上,遇一家四代人同行。最长的老人86岁,她的女儿62岁,孙女30出头,重孙是个五、六岁的儿童。孙女多次说:“婆婆,休息一下不?”老人总是说:“走,再慢也走,走上坡路不能停,一停下就不想再走了!”经过两小时的跋涉,我们一同到达了山巅,仰望高山,高山却在脚下;观看白云,白云也在脚下。我主动为他们四代人拍了合拍照,他们对我道谢,我回之以来自内心深处的祝福。那种感动,不需语言,也毋庸置疑,真诚、自然、信任。

其实,这次行走是我情绪十分低落的时候,出行目的就是想通过行走与跋涉来让自己的精神状态回归。感谢上苍,遇到这一家四代的同行,是那个八十几岁的老人用行动教育了我,让我挑战了一回自我,成就了一段人生,教我怎么把颓废变成从容,把一杯茶喝到无味,把一本书读到无字……

从摩天岭到达青溪古镇后,内心没

了工作留下的紧张感,无事非取舍,只管行住坐卧,欣赏花开、聆听水流,看飞鸟掠过天际、朝阳跃上云端,心干干净净。有水的时空就有灵气,是水带给我生命之灵光,尤其那场激情的漂流,酣畅激荡。然后伴着星光和溪流,吃了烧烤,回到住处,安然入眠,幸福满满到天明……

水是生命活力之源,带着灵气。我对水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和偏爱,这次去唐家河、青溪古镇、摩天岭、青木川,都是奔水而去的,有水,就有心灵自然的同频共振。

专程带女儿去青溪古镇漂流,去唐家河景区看猴哥,去大自然看山看水看世界。这之于女儿是成长,之于我更是一种责任。

激情漂流比欢乐漂流的河段更险,波浪更大,险滩更多,对女儿的勇气信心、毅志品质都是一种历练。当然安全第一,小心驶得万年船。给女儿讲解了相关安全知识和方法,由她自己按程序穿戴好救生衣、防护帽、护膝、漂流鞋,我仔细检查后,将她送上到漂流出发地的车辆,让她用饱满的激情去体验首次的激情漂流。

女儿去漂流,担心自然是难免的,因为每天都有皮划艇倾覆,也有人受伤,但既然已经出发,我所做的就只有守望,等待女儿幸福地归来。

只有经历过大风大浪,闯过急流险滩,才会更好地认识成长。女儿对我说,她这次人生之首漂,收获的不仅是欢乐。是的,人生一辈子不知要遇到多少

激流险滩,不管哪种情况,都要平心静气做勇者,无畏穿越。

夜宿虎家,我似乎真的成了猫,内心有着不可名状的柔软。听着门前青溪流水的欢笑,望着天空未满的明月,窗前青草幽幽的香气浸润着心扉。在长天明月下,了无闲事牵挂,尽情享受那种花未开全月未满的和美,在想入非非中安然入梦。梦中,是在唐家河看猴哥。

猴哥,唐家河的精灵,灵动在崖头、路边、树上,萌态十足,大饱我们的眼福。大小不等的青猴成群结队,消遣在我们的视线中。如果不是在车上,它们定会来抱你的腿,扯你的手,掏你的包,甚至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坐到你的肩上,不给你吃的它还会智慧地偷袭你。和这些猴精灵交流,总会乐不可支。

在海拔1500米的灵猴谷,有幸和一群金丝猴进行了近距离交流。在探访途中,还幸运地遇见了娃娃鱼、黄斑鱼、兔、蛇等动物。

水依然是灵猴谷的魂,青苔幽幽的石板路和木质廊道都是对流水的点缀。沿着河谷,越往里走风景越是秀美。金丝猴在到处都是流水飞瀑的林间欢娱,偶尔温文尔雅地给我们一个笑脸,轻灵地摇着尾巴,彰显着它们的高贵优雅、温顺柔美、机灵智慧。一只猴王在廊道栏杆上负责任地守护着它的领地,机警而神气,极有领袖风范,让我看到了它的那种直面担当。

这样的担当,对猴群是一个真正明朗健硕的精神世界,让我追思遥想。这是一种本真,没有雕刻,不违内心,能看清晰心中的愿望,真真实实,大化天成。

平乐

(外一首)

◎ 李世许

语言失重,身体失重
猜想和记忆刚好
古意词牌充满智慧,不偏不倚
忠实的样子站在不远处
胸有成竹

心里有海,说出来
就淡了。这就是平乐
支点埋于内部
这就是,古镇平乐

近莲

懒懒蝴蝶扇借与来世
我只好殷勤
做你手心
一厢情愿的余香

青烟不负缘
好意升起
二十亩方塘煮粥
你钟爱的口味,养活
几个绝妙的句子
养活几点痴嗔,足够了

不远处
平乐寺禅意弥漫
暗示我留下
结庐听蛙

假想一袭仙子
一朵人间
陪你猜草径深处
钟声何来
哪一夜比我柔软
比你任性



金秋(水彩) 董长林

向光明前行

◎ 何光贵

那是1988年,我刚从学校毕业,分配工作时,命运给我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我先后两次被人“调包”,直到最后被分配到全县唯一不通公路的最偏僻的一个山区小学教书。那个地方,山高土少石头多,那个地方朝阳来的太迟而夕阳去的很早,那个地方平静的叫人家窒息。看到根根羊肠小道起伏于“阎王砭”、“饯茶垭”,淹没于莽莽大山;看到大雪封山时,不通公路的那儿成了与世隔绝的“孤岛”,我欲哭无泪,我的心如同贫瘠的大山,悲凉而孤寂……

那是第一个教师节的前夕,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在残阳如血的傍晚,老父亲历时十多个小时,步行近百里崎岖山路,汗流浹背地从家乡给我背来一大背新米、酥肉、豆腐干……看着从百里外背来的这些东西,我的眼睛模糊了。父亲说,你走后,一家人都很挂念你,在这儿教书条件艰苦,交通不便,大家商议,你哥哥结婚就没通知你了。家里刚

办完酒席,打了新米,你妈就急着催促我上山来看你。

父亲是个手艺人,常年奔波在外。自小,仗着父亲的宠爱,我们从小就不怕他,对于他的要求,更多的是不屑一顾,有时甚至跟他对着干,他的疼爱更多地化在了对我们的宽容甚至纵容中。看到父亲来了,当天晚上,学校在伙食团招待了父亲,并组织大家看了一场电影,一则欢迎父亲的到来,二则庆祝教师节。第二天一早,父亲在学校伙食团吃了一碗蛋炒饭后,就背着背篋,踩着鸡鸣朝露,走向了回家的路。为了能够轻松地回家,我劝父亲不走原路回家,而绕道搭客车回家,这样人轻松点,少遭些罪。

可是命运往往捉弄人,我可怜的父亲,本计划着从学校出发翻饯茶垭回家四十多里山路,到楠木搭客车回家;谁知,到了楠木,唯一的一趟客车刚走(楠木年代,客车每天只有一趟客车)。在那个年代,错过了搭客车,走路就成了不二的选择。为了不再错过搭客车,于是,父亲

冒着烈日,甩开大步,大步流星地往三十多里路外的五权场镇赶去。到五权场镇时,已是下午三点多,五权也没有到县城的客车了。

父亲只好寄希望去金溪铁厂,找一个在厂里当领导的同村的熟人,看能否找个货车搭个顺风车回家。父亲匆匆步行二十多里路来到金溪铁厂,已快下午五点了,货车是早出晚归,已没有回县城经家乡的顺风车了,熟人再三请父亲留下来住一晚,明天一定找个顺风车把他送回家。父亲在金溪铁厂歇了会,喝了点水,就婉拒熟人的好意,又踏上了回家的路途。从金溪铁厂到家还有整整五十多里路啊,就这样又累又饿的父亲踩着灰尘弥漫的公路,一步步向家走去。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大巴山乡村都是清一色的泥巴公路。在公路上行走,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父亲行走在颠簸的公路上,公路上巨大的坑包不时将煤车上的煤和焦炭颠下,这边可乐坏了无精打采的父亲。父亲一边赶路,一边拾拣煤车颠下来的煤和焦炭。夜幕

降临时,在一个叫坑坑店的地方,父亲遇到了我嫂子的舅舅。于是,晚上七点左右,又饿又累的父亲才吃上了午饭。当父亲回到家时,已是深夜十一点多了,这一天父亲整整走了一百五十多里的路程!看到自己捡了大半背煤和焦炭,父亲没有抱怨命运捉弄他走了一整天的路程,没有抱怨又累又饿地奔波了一天,没有舍得花一分钱买吃的喝的,父亲竟高兴得像个孩子。

所有的这些都是大半年后,学校放寒假我回家过年时母亲告诉我的。母亲平静地给我摆谈这些事时,我的内心却涌动着波涛,我原以为父亲顺利地搭车回去了,谁知命运却给他开了这么一个玩笑。父亲说,“瓦有七翻七覆,人三贫三富”,人活在这个世上,总有那些坎坷坎坎、坑坑洼洼,面对困难和挫折,必须坚韧,必须乐观。是啊,也许人就得像父亲那样,即使命运给你开了个玩笑,你也要笑着命运;即使身处黑暗,内心也要向往着光明;即使命运把你抛向了苦难,你也要把苦难咀嚼成营养。

灵性水磨沟

◎ 董戈

走进水磨沟,路转峰回,一道道水景,一盘盘石磨……让人感到像进了梦幻天堂。水,是水磨沟的魂;磨,是水磨沟的神。灵性之水把水磨沟打扮得曼妙灵动。圣水恩泽水磨,水磨惠泽山乡,它们泼金撒银,温润着这块丰硕的土地。

水磨沟的神奇让人心向往之。这里绿色铺天盖地,这里林木郁郁苍苍,这里涓涓泉水奔流如注,这里飞瀑银花空谷铿锵。可以说满沟都呈现出“涓涓清泉石上流”的韵味!

随着水磨沟小桥流水的指引,脚踏石梯,攀援而上,突然,一道像马尾一样的瀑布,从天而降,如链如帘,水沫飞溅,似白纱薄雾,这不就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写照么!

水磨沟的水磨利用山泉水冲刷,带动水磨运转,磨面粉、磨豆浆……这条沟里,上世纪竟有四五十家水磨坊,虽然现在有了电动磨坊,但自然水磨坊仍然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神奇的水磨沟,不仅自然景观惟妙惟肖,人文景观也醉人心脾。沿沟上下,隔一段就有一块石碑,刻上当地原生态的山歌:

“不唱山歌不开怀,水磨不推不转来,水磨推的团团转,唱个哥妹靠拢来。”

“清早起来一上梁,掐个树叶吹响响,妹妹听见树叶响,假装出来晾衣裳。”

“背时哥哥不是人,把我引进刺耙林,扯起就是一扫腿,哪管地下平不平。”

这些原汁原味的山歌,既诉说着水磨沟绝不是我们在大街上瞟一眼就会惊艳的女子,而是那种需要跟她接触的女子。接触而后爱,深入接触而后深入地爱。

的确是这样。国辉兄讲的话真诚而生动。从那里归家数日,美丽的水磨沟一直还在我梦里流淌……

一言一语总关情

——浅解胡为民散文集《樱桃红了》的语言美

◎ 任武松 代蕊

去年寒天腊月,细读胡为民《樱桃红了》,如红泥小暖炉,一卷在手,最是书香能致远。胡为民我们是熟悉的,他对生活所倾注的热情和爱全都融进了他的文字里。对他而言,文字就好像是他种下的一棵樱桃树,经风霜雨雪,寒来暑往,终于从一颗颗青涩的小果子变成了一颗颗红樱桃。胡先生的这本散文集是继他的多部作品后的又一力作,且来谈谈该书的语言特色,以作抛砖引玉之用。

浅解一:于平淡处显精致

《樱桃红了》写实感很强,生活体验相当充足。其随笔散文,都有扎实的内容,充沛的感情,重要的意义。其中最可贵、最值得称道的是,内涵有美学风味。

胡为民是个富有诗情的作家,在他的文字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内容是对回忆的书写,比如《爱》、《老城东山街》、《童年趣事》、《十八岁的雨季》、《我和女皇蒸凉面的情缘》等。这本散文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他的一部回忆性的散文,平淡朴实的文字娓娓道来,形成了一幅自然淳朴而又处处充满爱与善的画卷。

《樱桃红了》文笔优美,平易亲切。文集毫无故求深奥的矫揉造作之语,也无脱离实际的悬空构筑之论。他的句式多样,长短句交叉复合,文中常有长句,虽无标点,但语法逻辑清晰周全,层次分明,细致深刻。

他的散文取材广泛,生活中的一草一木、鸟兽虫鱼都成了笔下书写的内容。野苹果、枫叶儿、莲、野刺花、腊梅等都是我们从小生活在农村中的孩子的最美好的回忆,而他却不仅仅是将这些事物留在回忆中,而是付诸文字,因此,读他的这些文字就能勾起我们对美丽童年的回忆。在文中他一直以一颗朴素而真诚的心向读者袒露真情,所以在他的文字中,你根本找不到华丽的辞藻,一字一句都朴实无华。如在《海螺》一文中,作者并没有通篇用那些光鲜亮丽的词语来修饰这一枚海螺的颜色纹路,而是用这短短的几句话就写出了这枚海螺于他的重要性,与他相伴相知度过许多的岁月,并通过岁月在他的身上留下了皱纹而没有在海螺身上留下任何痕迹而写出了作者感叹时间飞逝,而无力挽回之感。言简意赅,是很多作家追求的艺术效果,胡为民在努力并实践着。

浅解二:节奏感处音律美

胡为民的散文之所以具有节奏感和

不少的凄美故事。水磨沟有一个千亩之上的秦巴大草甸,公元756年,唐玄宗、杨贵妃因“安史之乱”来到这里,杨贵妃带来的23个宫女,留居在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个慢慢死去,永远留在这里,最后化为23座乳房似的小山包,这些小山包当地人叫它“宣女坟”,这个草甸又叫“美女坝”,还称“贵妃草甸”。

相传,这里还是赛马场。徐向前元帅也曾在此横刀立马。上世纪30年代水磨沟曾建有红坪县苏维埃政权,当年红军同反动派鏖战的战壕至今犹存。

徜徉于博大的贵妃草甸,一草一木都有情。原始的野生花草树木特色各异,葱葱茏茏,生机勃勃,无不散发迷人的气息。优美的生态环境,让青猴、野猪、野羊、野兔、锦鸡、云雀等各种野生动物在此安营扎寨,生息繁衍。研一枝细木,伴举在手,它们便四散而逃,这幅多姿多彩的图画,让人浮想联翩!

古老草甸,既是一片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也是我们返璞归真的家园!

行走水磨沟,芳菲满地。这个素有川北“小九寨”之称的宝地,景观争奇竞秀;叠溪瀑独一无二;月亮峡鬼斧神工;翡翠峡水流潺潺;石笋峰千仞云霄;青龙洞洞中套洞;大小岩坊万仞绝壁……这些旖旎风光真让人流连忘返。难怪人们称这里是“秦蜀桃源”。

在水磨沟,还有一处新景让人惊喜。近年新建的长长一排四层楼房,屋檐上长年流水不止,滴滴哒哒的流水形成的水帘恰与水磨沟的自然瀑布相互辉映,让人领略到水磨沟的现代风采。原来,依山而建的高楼顶上流下的是山上长年不断的清泉。

作家、评论家何国辉先生说:水磨沟绝不是我们在大街上瞟一眼就会惊艳的女子,而是那种需要跟她接触的女子。接触而后爱,深入接触而后深入地爱。

的确是这样。国辉兄讲的话真诚而生动。从那里归家数日,美丽的水磨沟一直还在我梦里流淌……

